



鸳鸯瓦

段剑秋

山

社

内 容 提 要

古老的黄河，在入海口淤积出一片茫茫荒原。现代的文明，冲击着坐落在荒原上的鸳鸯屋子。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偏僻小村，一改往昔的平静、和谐。宏伟的事业与愚昧的偏见、远大的理想与封建的世俗、慈母的温柔与淫妇的刁钻、高尚的爱情与野蛮的兽性……交织出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风俗画。

这部作品，让人在嬉笑中辛酸，在苦涩中颤抖，在义愤中沉思。

鸳 鸯 屋 子

段 剑 秋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平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625印张190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200

书号10331·232 定价1.60元

她……

鸳鸯屋子的十五代孙女神志恍惚，前走后倒地 在一个“丫”形道口上踟蹰着。

这是渤海沿边一望无际的大荒原。三条“丫”形接连的大道如同三条长蛇，弯曲地伸向远方的天极，淹没在荒草萋萋的大海般的绿波里。正西一条是通向繁华的县城的官道，西南一条通向八十里外黄河最下游的一个渡口，东北走向的一条通往荒原深处的她的村庄。每条道路都有十几米宽，而且硬邦邦，亮光光，象城里柏油马路那般洁净、平整，却又丝毫不见人工修筑的痕迹。这是渤海荒原的一个特点：地碱道路宽，下雨不挂泥，天旱不起土。

她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货架上戴着行李、书包和网兜，在三岔路口伫立着，凝思着。微风吹拂着她额前的刘海，两只眼睛充满着忧虑、抑郁和淡漠的哀伤。眼前的路该怎么走，她在过往的岁月里做过严格地选择，并向着既定的目标苦苦地奋斗，希望尽快地缩短距离。可是生活偏要捉弄人，你预想往东，结果却不得不去西。她目不守神地望着通往县城的路面，原来是那样切近，现在变得那么渺茫、深远。自行车轮

在岔道口上压出了一道道错乱的、深深地辙痕，她却依然失神地转，素来平静、端庄、俊俏的脸上，露出异常紧张痛苦的表情，好象晴空飞来一片浓重的阴云，突然罩住她那双美丽的、如同含着一汪春水的眼睛……显而易见，她每迈一步，腿脚都是那么沉重。

她站在“丫”形路口，仿佛站在人生十字路口。多么优美的身子呀，高窕而不单细，现代姑娘的标准体型；突凸的胸峰已经撑起了水红夏衫，更让人感到丰腴娉婷；看上去十八九岁的年纪，全身无处不洋溢着耀眼的红润和光彩。这个年龄的少女应该是充满欢乐，然而从她黯然神伤、悵闷欲绝、胀塞胸臆、恍惚飘荡的神情，看得出她正为如何选择人生之路而忧虑。

她心冷意沉地在“丫”形路口彷徨了好多一会，突然感到陷入了一种空虚和寂寞。走，不能站在这里永远呆望下去。可是走了两步她又停下来，慢慢地抬起头，面对着那条来路，心头涌起无限的眷恋之情。她就是从这条路上来的，回望仿佛路同灰色的天际融为一体。天际那边就是县城，那里有百货齐全的贸易大楼、雪白整洁的人民医院、喧嚷拥挤的影院剧场、书刊品种繁多的新华书店、哨音不断的灯光球场、繁华热闹的名吃小店……有川流不息的大货车、大客篷、机动三轮、快速摩托、大人物坐的小轿车、老百姓赶的毛驴车……还有她可爱的母校、尊敬的老师和许多朝夕相处的同学。县城的班车直达省城，许多高考得中的同学如同飘荡的春风，欢腾的小溪，乘汽车搭火车奔向北京、上海、天

津、济南等大专院校，到文明的圣地去深造，追寻美好的理想和志愿，让火红的青春闪烁于腾飞的时代；可她……唉，仅一分之差没有上录取分数线，失去了深造的机会，如同折了翅膀的鸟儿，不仅不能继续远飞，而且立即坠落在地，离开县城中学回她荒原上的鸳鸯屋子。

呵，荒原！她对周围的荒原投去一瞥：广袤无垠的眼际之处，不见树林，不见村镇，天上只有白云飘游，地上是一片一片的碱场地，一片一片的黄蓿菜、卤蓬棵、柴子花和红荆丛。凄凉、空旷……眼中蒙上一层灰色，她长叹一声——无可奈何的悲叹。一种命运不幸的凄郁之感，升上心头，泪从她细嫩的面颊流入嘴角。她真想大哭一场，向天地万物诉说她多么的背运。可是……哭有什么用处？关键的一分给她砍断了翅膀，跌落尘埃，再也不能起飞。离校回村，一路蹬车那么艰难。中学六年从这个路口走过千百次，都是怀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。记得第一次进城上学的时候，荆姑送她来到这里，亲切地嘱咐她：“到了中学更要努力呀，争取考上大学，给鸳鸯屋子争个光荣！”……唉唉，几经寒暑的苦读，最终又走向荒原，象父辈、祖辈那样，扛起锄头和镐头！

难道从此如同在天上没有发光的位置、只有自己燃烧消失在荒原的流星一样？不，应该返回学校要求复课……

可是，一想到老师的为难神情，一想到校长眼镜后那冷漠的目光，她又胆怯了。学生多，教室少，每口屋里都满满当当，要求复课的学生又那么多，学校一直不松口。其实不是不收，这里头有校方的具体困难，也有人们常说的那种很

奥妙的社会关系学。她一个荒原上的农民的女儿，有什么与人较量的硬关系？

回去……回来；回去……回来；她真象一个神志错乱的魔道人！忽然一阵腥风刮来，她举目望去：那是一个荒原上到处可见的大水洼，水中漂着腐物，不时冒着气泡。水边有一层绿色的苔皮，上有无数大小不一、重叠交叉的爪印，几堆白骨半埋半露地弃在水边。突然，一条花蛇从草丛蹿出，袭击一只落在水边的鸭儿鸟。鸭儿鸟来不及振翅飞逃，眨眼进入花蛇之腹。

“啊！”

她惊悸的心儿怦跳许久。刚才还在水边叽喳跳跃的一个生灵，瞬间葬身花蛇之腹！她猛然打一寒战，觉得一条粗大的凶蛇朝她扑来，不自禁地冒一头冷汗。不，不是凶蛇，而是一个粗野的男人！那是一桩荒唐可怕的事情：爹娘早年给她订的娃娃媒，正等待她回家以后去成亲，犹如刚才那只吞入蛇腹的鸭儿鸟。她所以不愿意离校回村，并非全因回村务农，婚事一直是压在她心头的一块重石，悬在她头顶的一颗灾星……

突然，无意地一瞥，吓了她一跳，而且惊慌失措起来：通向家乡的那条大路上，飞来一辆自行车。虽说距离很远，可那彪悍、粗野的骑车人，已经能够辨认。虽然是单人空车，他却弓背晃肩、发泄着蛮力，诚心让自行车轱辘飞起来似的！他没穿汗衫，没穿背心，仅有的汗褂脱了下来，掖在腋后的腰带上，让风一吹，活象一簇鸡尾巴。他赤胸光臂，淌

汗冒油，紫黑放亮，散发着荒原男子汉的强壮和粗野。

他肯定为她而来。她想。往年的这种时候，爹娘都是打发他来接她。她不愿意见他，更不愿意他接，想到那不幸的安排——最终她将被他占有，她就不寒而慄。有时，她甚至想愤然死去！

她又想起被蛇吞掉的鸭儿鸟来，心儿越发颤抖得厉害。不，她不是只小鸟，她应该避开他。于是，在惊慌的同时，她四下张望，见路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荆丛，足以遮得住人和车子，就右脚蹬地、左脚踩车那么一溜，飞快地赶到红荆丛的背面，把自行车拱进红荆丛。她也蹲进红荆丛里，透过密匝匝的荆条缝隙，注视着路面。

他越来越近。她怀里象是揣个小兔，怦怦怦使劲地跳，牙也打颤。她觉得荆丛如同一层薄纱，只要他扭头朝里观望一下，她就会立即被发现，被唤出，落个“原形毕露”……

“噎！”

一声巨响——她觉得是一声巨响。那男子已经来到三岔路口，停下自行车打起了后撑。他转动着大脑袋四下里张望，并向红荆丛走了过来。她屏声敛息，简直不敢弄出丁点儿声响。真巴望脚下有个地洞，她好缩身钻下去。

突然“刷啦”一声响，一条红毛狐狸从荆丛窜出——也许她以为大脑袋寻它而来，于是赶忙逃走。

“哎哟……娘、那、狗、屎！”男子汉骂得又艮又粗，让人听了扎耳。

狐狸给她解了围，男子汉不再朝红荆丛走近，手却动作

起来，解开大裤腰，掏出家伙来行方便。鸳鸯屋子的十五代孙女又羞又气，怕得要命，头不敢抬，眼不敢睁，觉得髒物直往她头顶上撒，恶心得几乎呕吐……好不容易等他离开、走远，她才战战兢兢走出荆丛。

象只逃离猫爪的雀儿，她要迅速飞走。可是刚想上车，突然从她身后传来闷雷般的隆鸣。她扭头一望，惊愕地叫了起来：

“呀！……”

二

大荒原上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车队。

震天动地的隆鸣声中，车队前方的半天空中惊飞起一群鸭儿鸟，车队后边卷扬着一溜久久不散的尘烟。

长长的车队从天际那边开来。一辆辆晃动着笨重的身子，带着某种神秘莫测的威力。高的、矮的、长的、短的、黄的、灰的、红的、绿的……各式各样。每辆车上都装着一些蹊跷八怪、叫不上名堂的高大的东西。打头的是个灰大个，拉着一车长钢管；第二辆是个大黄头，车身有底无厢，拉着个又宽又高的大家伙；第三辆身子长，拉着一个铁架子；第四辆小一点，装着一个牛腰粗的大滑车；第五辆是个大吊车，铁臂好长哟；第六辆、第七辆……鸳鸯屋子的十五代孙女简直看呆了！一只胆小的兔子被巨大的隆鸣吓飞了魂，竟然跑到姑娘脚下来。姑娘神愣愣地望着车队，竟然没

有发觉那野兔。

来了，来了，车队来到姑娘跟前。荒原的路口没有路标，庞大的车队停在“丫”形路口。头车的司机探出头来高声问：“妹子，借光。到鸳鸯屋子去，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？”

司机的问话使鸳鸯屋子的十五代孙女大吃一惊。她瞪大了那双精灵的眼睛反问：

“什么？你们去鸳鸯屋子？”

“是啊，走左边还是走右边？”

“右边。”她扬手一指。

司机缩回头去开车走了，他们忙着赶路。庞大的车队在姑娘身边开过，象一支接受检阅的队伍。这是干什么的车队？她迷惑不解……啊呀，糊涂，车门上不是用白漆标着字号吗？是“胜利油田运输大队”。

油田！啊……大荒原上有了油田？惊愕的同时，她觉得心中涌进一股热浪。立时，她眼前闪出一幅井架林立的面来。那是电影上的一个镜头，是画报上的一幅彩照，难道就要变成这片荒原明天的现实，隆鸣的钻机就要敲开古老荒原的沉睡的大门？想不到啊，但愿不是一场希奇的梦！

这时，她那忧郁、沉重、悲凄、哀伤的心头，慢慢升起一股热浪冲撞的兴奋来！

突然，“呜呜”几声沉闷地隆叫，打断了她的沉思。她扭头望去，一辆“解放”汽车在她身边停住。这是车队的最后一辆，没有拉什么大玩艺：半车白面袋子，两麻袋大米，还

有土豆筐、芹菜捆、黄瓜、辣椒、西红柿……不用问，这是一辆供给车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

车门打开。驾驶室里跳出一位年轻的司机：细高条，白净脸，挺直的鼻梁上架一副墨镜，头顶着一顶太阳帽，显得十分帅。下得车来，他只对路边的姑娘匆匆一瞥，就抓下太阳帽和墨镜扔进驾驶室内，又把手中的工具包往脚下一丢，弓身趴地钻进车底下。看来汽车出了什么故障，他去修理。

“哎，同志，帮个忙吧！”

车下的司机分明在向姑娘乞求。路口再也没有别人。

当司机的也不容易！姑娘想。于是快步走了过去。

“请递给我扳手！”

她从工具包里拿出扳手，递到那只从车底下伸出来的手里。

“螺丝刀！”

她又从工具包里拿出螺丝刀，递过去。

车底下吭哧了一阵，又喊：“钳子！尖头小钳。”

她递上小钳。

又吭哧一阵。先是退出两条腿来，接着出来身子。他是躺在地上仰面朝上修的车，背上、臀部都沾着泥。他站起身来，拎着水桶到水洼那边提来一桶清水。他先洗了洗手，打上肥皂搓去油泥，又把胳膊洗净。白细纱小褂已经染脏，他脱下来卷成团儿塞进提兜，只穿一个印有红“奖”字的背心。

忽然想到自己的脸，于是转一下凸镜对面一照，还好，脸上没被污染。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汗珠。

“谢谢你了！”

他冲鸳鸯屋子的十五代孙女莞尔一笑，恭敬地点一点头表示致意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才忽然发现面前的姑娘出众的俏丽！美在哪里呢？他那双精灵的眼睛又飞快地在姑娘脸上扫了一遍，终于找到了俊俏所在：姑娘的下颏左侧，有一颗大小适宜、宝石般的黑痣子。如果换到另一张脸上，或是挪个地方，也许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丑物；在这张出水荷花般的脸上，又配以清秀的眉，潭水般的眼，就变成一件百看不厌的美的修饰。他又一笑，也仅仅是一笑，算是对于黑宝石的赞美吧，就转身一跳，踏上了车门踩板——他急于赶路。可是，他刚拉开车门又马上想到一桩事情：给他帮忙的这位姑娘骑车赶路，如果顺路的话……于是转过头来问姑娘：

“小妹子，你上哪里去？”

姑娘一听这个“小”字，心中三分不快。她觉得人家没有把她看在眼里。哼，你这司机年纪老么？嘴上没毛的家伙……可是，她还是回答了他：

“我到鸳鸯屋子去。”

小伙子又从车门踩板上跳了下来，热情地说：

“这不正顺路么？上车吧，我捎着你！”

姑娘意想不到邀她搭车，有点儿惊喜和慌乱，辞谢说：

“别……别了，我这自行车没处放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自行车好放。”说着纵身一跳，手攀车

厢，猫一般的跳了上去。他搬动一下菜筐和面袋，腾出一个空当来，身子一纵又跳下车，如运动员飞离单杠双杠那样轻巧。“这人倒挺灵活！”姑娘心中嘀咕，不自禁地上下打量一眼。说真心话，她不愿意再骑车赶路了。五十里路蹬下来，两腿酸叽叽的不爱动，前头还有几十里路，而且有点小顶风，再蹬车子多么吃累呀！既然司机诚心相让，过分推辞就是虚伪。于是她把自行车推到汽车跟前，问司机：

“这上头的行李解不解？”

小伙子说：“不用解了，你只给我帮一下忙，把车把扶正，免得举起车来前轮乱转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小伙子哈腰抓住自行车大梁，嗨地一声呼喊，自行车和行李已经举到头顶上。车前轮果然乱转，姑娘赶忙踮着脚尖举手扶正。“他练过举重吧？”姑娘心里想。小伙子举车是挺举姿势，非常优美。

把自行车放入汽车车厢，小伙子又猫一般地跳上去，做了番固定。下得汽车他先钻进驾驶室，把座儿擦了一番。“请上车吧！”他客气地招呼姑娘。姑娘从右门上车。车门没有关好，他指导着姑娘关好车门。

为了躲避庞大的车队扬起的尘烟，小伙放慢了车速，与前面的车辆拉开一段距离。大荒原初次开来车队，道路上没有轧压的坑洼，车行得很稳。茫茫荒原无边无际，只有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光亮大道和萋萋野草，几乎没有人车来往，不用担心出什么车祸。司机小伙一面瞭望着前方的路

面，一面跟身边的姑娘搭讪起来：

“请问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县城。”

“鸳鸯屋子人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看样子不是放假是毕业。”

“毕业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霜叶。下霜的霜，树叶的叶。”

“好，名字起得好！”接着司机小伙朗诵道：

远上寒山石径斜，

白云生处有人家。

停车坐爱枫林晚，

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
朗诵完，小伙说道：“晚唐诗人杜牧的《山行》，对吧？”

姑娘一笑。她真想不到，小伙子很有文学修养。这给她一个很好的印象，觉得小伙子不是庸俗之辈。那种流里流气、趾高气扬的司机少吗？其实除了他那点开车技术之外，一肚子草包！小伙子也讲礼貌，不让人讨厌。于是，她也跟小伙子搭讪起来：

“同志贵姓？”

“复姓公羊，单名欣。”

“看样子，这一带发现油田了？”

“地质老总们说，这片荒原底下全是石油！”

“中心区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你们鸳鸯屋子附近。”

“哎呀——天哪……”

“地质上起名，这个油田叫鸳鸯油囤。”

“打井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这个钻井队，就是来打第一口井，叫试
一——试验井一号。”

“在哪里打？”

“你们村东南。”

“啊——太好了！真想不到……”

“是啊，不是地调大队测定，我们也想不到！”

“奇怪！我们这带荒原以前是片大海，怎么会有石油呢？”

“毫不奇怪。石油是怎么形成的？是古代海湾和内陆湖泊中的大量水生生物死了以后，随泥沙一齐沉到水底，在缺氧的环境下，经过种种变化，逐渐破坏分解，变成石油和天然气。这种分散的石油和天然气，在水的压力和推动下，沿着岩石的孔隙和缝隙移动，遇到适当的地方聚集起来。这‘适当的地方’就是我们现在寻找的油区。”

“海湾、湖泊有那么多的水生物吗？”

“有啊！要知道，在五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寒武纪，是三叶虫繁荣的时代，在六亿年以前的元古代震旦纪，是藻类繁荣的时代。整个地球上还没有出现其他生物，只有它们纷纷扬

扬，占据着全部的江河湖海。飞禽走兽啥时候才有？七千万年以前的新生代。人类出现的更晚，在新生代的第四纪，至今才二三百万年。”

公羊欣侃侃而谈，轻松流畅，如同庄户人说家中的柴米油盐，毫没有卖弄之意。这更引起了霜叶的惊叹与好感，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人，不是那种蛤蟆嘴直呱呱的半瓶子醋！什么古生代的寒武纪，什么元古代的震旦纪，她学过没有？反正已经记不清了，公羊欣却能倒背如流。可见，小伙子学习非常扎实，知识面也很广。一个开车的司机，学点文学陶冶情操就算不错，他却潜心刻意于石油地质，可见他有深谋远虑的宏图大志。顿时，霜叶觉得身边的小伙子高大了许多！

惆怅的旅途遇上了长才俊秀，霜叶的心中逐渐融融愉悦。年轻的姑娘一旦卸却了重压，陶陶天性立时就会显示出来。她的手脚开始活动，再不感到拘束得没地儿搁放。她掏出那块花手绢儿，擦一擦鬓角的细汗，又甩动着扇风。其实行车带风，风从窗口扑进，她甩着手绢只是个扇风的象征罢了，心里感到痛快。这时候她的眼睛也管用了许多，看到她同公羊欣之间的座垫上不仅有一台小型录音机，还有两盘录音磁带和一本书。什么磁带什么书？她拿起来上眼看，大叫起来：

“啊……是你的吗？”

公羊欣对霜叶的惊叫有点儿惊奇，扭过头来：“我的。怎么了？”

“你自学英语？”

前方的道路有了弯，公羊欣又扭回头去对着车前方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你……”霜叶觉得不可理解：一个开车的司机爱好文学，又学石油地质，还自学英语，他到底有何谋图？

公羊欣猜到了霜叶的疑问，嘴角现出了淡淡地一笑。然而丝毫没有讥讽之意，旋即而来的是坦荡无饰的道白：

“我可没有打算开一辈子车！”

霜叶又吃一惊。望着那张白皙的脸面，望着那双有神的眼睛，觉得有一种内在的神秘她不知晓。于是她接着追问一句：

“你将来打算干什么？”

公羊欣依然望着车前的路面，话说得非常坚定、结实，而且信心十足：

“我要当个中国一流的石油专家！科学技术没有国界，不会外语能行吗？”

霜叶目瞪口呆了！难怪公羊欣对石油地质那么熟悉，行车带着外语教材，原来他有远大的抱负啊！“我要当个中国一流的石油专家！”嘿，好就好在“一流”上。从白卷英雄到疯抢文凭，无疑是个进步；然而面对混文凭、混职称的强大风潮，他决心当个名副其实的“一流”专家，需要何等的气魄呀！顿时，霜叶觉得面前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。与这座高山相比，她觉得自己是那样的矮小，是山脚底下的一棵小草，一捧黄土。她脸红了，觉得自己眼光那样短浅，缺

乏远大志向。于是她羞愧地低下头去，用手绢去擦鼻尖的细汗……然而崇敬的目光突然飞跳一下——她从反光镜中发现小伙子有一对让人喜爱的雪白的小虎牙。

一时间两人无语，只有发动机的隆鸣。

汽车队行驶在无边无际的大荒原上，犹如大海中的一队轻舟……

三

“再见！”

“再见……”

霜叶姑娘手扶自行车把，站在自己的村庄——鸳鸯屋子村西口，伫望着公羊欣开走的“解放”车，好象若有所失。

村口一棵高擎蓝天的古红荆树，有四抱来粗，数丈来高。树身弯弯曲曲象条虬龙，树冠伸展开来遮天蔽日。正是红荆开花的时候，一串串荆花迎风摆动，红粉相间，翠叶相衬，犹如一片不散的云霞。凡是初来鸳鸯屋子的人，不仅欣赏一番红荆古树，而且对村名大加赞叹，因为在我们民族的传统风俗上，一向是用鸳鸯比喻夫妻恩爱愉悦和美好。其实，鸳鸯屋子的来历和变迁，缀连着一串辛酸的故事。

据地质勘察考证：五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。古老的黄河千年流，万年淌，哺育着华夏子孙由盘古初民步向现代文明，同时在入海口处默默地创建着宏伟的事业：把河水